張文定公環碧堂集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七

傳七首

先祖東皐府君傳

府君諱恬字汝誠別號東皐張姓世爲鄞人生八歲我曾祖一齋先生卽世鞠于我高曾祖母王氏幼有異性好讀書坐閣上每竟日不下出入舉止端重英特宗閭咸器異之稍長親知或規以貲厚力單宜漸歷家務則益砥礪嘗因事冒雨徒跣逕入城市不爲迂腐者然書冊卒未嘗去手至臨殁不廢天順己卯遭回祿特方弱冠經營堂搆恢復先業裕如也長髯偉貌衣冠肅然閭

摠區賦課先期輒辦覈戶口覆畝稅釐革蠹奬錙銖不遺歲旱率里閈禱祠山川澍雨大降我叔祖以部運卒于南京悲憂成疾與人言輒流涕每遇祭祀必齋沐夙興惕然如在貌毫末不至則鈌焉如不能為情市價之登耗鄉閭之豐約終身不言雖或告之不應與黨人分田聽其大界界越數武終不為較也里中人盜穀空其囷或廉得之以告府君曰吾未嘗有所亡也揖而去之明於幽明之故鬼怪誕妄之說一無所惑越俗遭喪用術士益棺必令舉家出次于外謂之避師不則有鬼物掊擊之或病或死率有應驗府君治喪黜之至今吾鄉

俗無避帥之㥞孝子慈孫得以致慎終之誠自府君始也高嚴簡潔爲詩文清穆溫潤而高下短長之際和調融暢誦之有遺音焉平生焯然自信不求人知發言制事苟少戾法度雖儒先生介然不爲之應時所傳詞賦之屬苟不逮古昔雖名鉅卿未或得其一許可也惟所知時至則與之談論古今酣觴賦詩往往竟日或至夜分終無倦意然平生亦不過三數人舍是無當意者年四十五卒所著有東臯集若干卷叔父令萍鄉捐俸繡梓以傳吾季父所手錄也始吾叔祖既早世遺孤病甚府君祝曰天乎寧殞我一子毋令吾弟無嗣已而竟弗

救則命我仲父後之待叔祖母以禮卒完其節邦奇生不及識吾祖吾祖之德吾父恒朝夕言之而福建參議裘本厚先生府君甥也實著行狀邦奇謹摭爲傳以示于後人

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整菴羅先生傳

公姓羅氏諱欽順字允升整菴其別號也羅自周末由長沙徙豫章宋紹興中諱詢者由豫章來主太和簿因家邑之鈌城十世孫鐸中景泰元年鄉試任黟縣學訓導是爲公大父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子曰槃齋公諱用俊仕爲浙東青田縣學教諭成化改

元歲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公于官舍岐嶷秀端靖甫七齡入學即循循有規矩稍長嘗獨處一齋讀書習字未嘗輕出朋輩或相拉游戲辭不往年十四以歲首改題門符有云不規規於事爲之末但勉勉於仁義之天見者歎賞從丁先生榮學端午日面試論語義二篇未午呈稿丁輒以遠到期公公歸栗齋公令誦所作良色喜無何闈士美文甫兩會先生及第以詩寄丁有云吾鄉多士皆騏驥逐電奔雲不可追駑劣自慚空老大還看綠耳與纖離益屬望於公已不淺矣弘治己酉領鄉薦第一明年舉會試奉

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階承事郎
朝退輒閉門讀書乙卯冬十二月公以曾夫人訃聞明
年春栗齋公以國子助教乞休公侍以歸耶潮湖未始
出庭戶己未春至京會仲弟欽德季弟欽忠同舉進士
遂同居秩滿
勑進階文林郎封栗齋公如公官妣曾氏配鄭氏皆贈
孺人壬戌同考會試得景陵魯鐸卷遂冠多士時稱得
人充
經筵展書官未幾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先是起蘭谿章
公懋為祭酒以家難辭

詔推補司業以需遷以命公僉此負缺而不補垂七十年矣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毋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督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也所獎進士甚多後皆有名奏疏言下第舉人當入南監者正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回家虛縻歲月可惜請大法以拘制之當道難以爲然猶恐人情不便不能盡從明年秋八月章公底任事必見咨以行相處踰年深見信重公得告奉栗齋公歸其鄉因疏乞終養吏部拘例久不行乃以丁卯冬復任戊辰春將

考滿會逆瑾作威南銓忽用其新例將具公給假還任始末上奏桂亭劉公時爲太宰謂公奏可緩發宜以考績先行一面瑾因當無事公謝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恩早爲發奏俾其得供子職爲賜多矣野亭爲色動

四月得報除名庚午秋八月更化

詔下復公官冬被南薦之

命上獻納愚忠疏疏竟留中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舊績將北上抵淮病弗能前疏請告至冊壽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又以病告弗允先是弘治間嘗有詔錄開國功臣後鳳陽有郭琥者奏稱滁陽王裔孫遂經營得奉祀

僉虛銜也頃之又欲比徐揚二王求太祠祭署祠祭署隸太常張公皆爲卿許爲具奏公曰不可徐揚二王皆太祖至親滁陽則以義合固難比視且當時二署之設以墳今爲號請何理也號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遂菴楊公上議并其奉祀削之滁人快焉兩京缺祭酒吏部首薦公至再皆不果用先輩或用相慰且以拙諷公賦三絕句曉之其卒章云伊洛淵源世所宗高談性理半雷同若無上蔡除根力遠隔程門一萬重及再見頗有慚色乙亥夏五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友人曾元之自京師以書賀有曰凡遇負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

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
公亦以元之爲知言秋九月攝南京工部事是月𦔮會
孺人卒命子珣扶柩歸楚丁丑秋七月奉表入賀萬壽
聖節比至京
駕已西幸既畢事出郊疏乞歸省遂行泝章江始得報
有
旨給驛無及矣戊寅夏六月還任冬十二月秩滿即日
馳疏乞休泝江西歸至庚辰秋八月得
旨羅　學行老成其令仍舊用心供事所辭不允無何
改吏部再疏乞休有

旨不允且速之赴任公猶欲懇請渠齋公曰第往或可少行其志乃行至則以考滿聞陞授通議大夫贈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

敕皇驛遞通州被

旨赴行在所供事尋賜見潞河驛十二月朔日候

駕漕運廳前

駕至偕文武諸大臣及科道官入見遂劾奏姦者請寘之法有

旨收繫乃稽首而出堂中惟設

御座旨則司禮太監由御屏後傳出初九日暮前行候

駕次日午　駕還宮十一日大祀
天地命分獻北海壇辛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入奉
遺詔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後數日自陳乞休不允太宰王公瓊被收公
攝篆首遷　詔條備考
先朝得罪諸臣列其事狀以請於是
聖恩溥及無間存沒轉左侍郎太宰熊峰石公入掌誥
勑乃再攝篆先是會推吏部尚書公力舉白巖喬公至
是卒代熊峰比至與九卿上疏議大禮疏草公所具也
嘉靖改元壬午春正月充實錄副總裁賜宴禮部三月

偶幸大學充分賞官賜羊酒鈔楮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趣遂菴楊公總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遂菴舊相即趣亦必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恐宜三思遂菴由是不果趣公語所親曰遂菴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聞諸物論殊藉藉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於知己者爾君子曰公所以報知己者如此真盛德事視彼阿私所好卒以陷之者其小大厚薄何如也尋陞南京吏部尚書既抵任聞栗齋公病不解即馳疏乞休便養得

旨卿父既有疾准暫回省視馳驛去病愈亟復任治事
冬十二月抵家明年春三月改禮部尚書夏四月十九
日丁艱丁亥春復起爲禮部辭疏上奉
旨卿學行簡在朕心推舉出乎廷議禮卿缺員虛佇以
待宜勉承新命亟來供職再不必辭夏五月改吏部尚
書再疏懇辭奉
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
旨勉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
給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已而諫垣諸臣會薦十
人以公爲首忌者大怒遂窮探其故既無所得猶斥三

人外補公前後被薦不啻十數雖三被斥而薦者猶復不已戊子秋大禮告成

下詔覃恩進階榮祿大夫公糾合族衆改作羅氏宗祠又與仲叔氏協謀市地創作小宗祠以成先志辛卯會同鄉士友議鄉約公自家居越茲十有八年足不履城市惟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壽楊氏女兄七十纔一再出超跡塵表而鍾情民物風致邈悠而接引後學拳拳焉無倦意所著有困知記若干卷皆根極理要足以訂訛砭惑爲來學指南云公今年七十有五予近得見所題手卷字畫精楷不啻少壯又因公子珝見困知記

已再續益好學之功老而彌篤如此仲弟毅軒公以憲
使致仕清嚴絕俗獨處一樓率旬餘一下見公如嚴賓
焉公長子琰例授引禮舍人克家次即瑚歷官馬湖知
府貞循雅飭有公之風云太史氏曰孟子稱古之人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公歷官史局為太學師進
佐少宰革嚚競之習嚴若否之辨亦庶乎達且兼善矣
然兩推大司成弗用冢宰命下會弗一日太平佐以教
以治固未克竟厥施焉而其天性之貞固造詣之精深
充養之完粹進退辭受遺迹高風既足以廉頑立懦而
措之言議形之著述又皆平正確實滌詭誕而歸之正

續魯鄒河洛之傳以表儀士族者且將無窮百世豈獨
天下哉而亦何窮達之能限也中庸曰誠非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欲求公者必自思誠始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傳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人舉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
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朞以
疾致仕公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知興替災祥
皆由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
故所至勵節一介壞不可犯位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
居歲歉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浙

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卧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所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宫室死困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花淫戲傲靡所不為家蕩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過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為動者

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辿搭者邪然所稱其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廻如釋氏家說盖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言則左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為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明贈司禮監太監忠毅雲公傳

公姓雲氏諱奇洪武間以内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澧泉湧出請

上臨觀而選壯士裹甲伏屏帷間以謀舉朝無知者公知之將上變告會

鑾輿西出突入衛伏中控馬銜言不可出狀公南粵人
言本侏離而情迫氣澁益不能自達左右皆莫喻其故
上怒命左右捶之將斃猶奮臂指逆賊第
上迺悟登城而視友形畢露遂悉殲之召公公已絕矣
上悼之贈司禮監左少監謚忠愍賜塟地中山武寧王
塋之右春秋遣祭仍給六人以供灑掃凡内臣有沒而
無歸者得祔其間
今天子御守守備諸公復爲之請于
朝加贈太監賜諭祭焉嘉靖己丑太監呂公憲來守備
感其忠義爲文而祭之復表章其事　太史氏曰人孰

不死雲公一死而免
萬乘于震驚甘于
宗社于生靈于天畀于民彝以其一身登符于無窮所
謂重於泰山者非耶且其不强之質口不能出一語而
忠義溢發自死以伸其志彼截截啓論言邀寵利于厥
躬臨小利害輒斂手避不至於誤人家國不已者聞雲
公之風亦可愧以死矣其塋域巋然祠宇嚴餙與開
國元勳並食百世豈過也哉豈過也哉

明故瑞州府知府宋公傳

公諱以方字義卿別號西溪先本廬陵裔七世祖有諱

賢可者任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黔陽之安江子繼祖入
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勝祖
誠皆不仕父玥贈戶部主事册間封太安人鄧馮封安
人公年十三補州庠弟子員十七領湖廣鄉薦試禮部
兩中乙榜皆弗就弘治十八年舉進士試大理寺政授
南京戶部河南司主事至司攝篆閱後湖圖籍尋榷新
河稅大法發弊有冒禁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
脫部侍郎欲貰之對曰寧免官歸敢廢法乎諸璫嗛銜之
以他事接捕晉隸恐不敢往曰無憂也我得以公道自
之璫竟屈服正德三年丁父憂五年服闋補戶部陝西

司主事尋給餉宣府歸其羨於官歷攝諸司監督部廩
兼理鹽法六年榷江州稅至則創置循環曆簿稽於部
且揭榜於門刻以定數示無毫髮私江湖千里至今猶
傳頌焉七年還京陞福建司員外郎僉總太倉通州京
儲度支九年請改官南都以便祿養不允時戸部以邊
儲告急尚書思料理須得人特奉
勅清查兩畿積逋十一年陞山東司郎中再奉
勅視事如故十二年出守江西瑞州府瑞古靖也公始
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
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

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謂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為靖州而城隍之説幻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池蓋帝使汝為創之以保障茲土也然瑞自華林兵燹後民疲法弛教隳士逸公蚤作夜思勵心圖理明刑飭政之暇每臨學宮進諸生講論擇年少質茂者為延師而教之多所成就是時寧庶人宸濠已萌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刼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既厲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兩創甃之崇廣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為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為訓練以

及可使申　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事於
瑞而厲乎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當道
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
曰吾肯殺人以媚人耶益見忤於濠十四年恚令撫鎮
劾公稽命怠事聽就逮問憲檄屢至知不可已乃行郡
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併公公柰何舍我去
乎曰
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
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
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

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械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困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犇赴沿江號泣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參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御史唐鳳儀以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徒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參議王公特大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會

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為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
孟公按典具題六月二日
命贈公光祿寺卿仍廕子入監讀書賜祠額大祠江西
歲時致祭典至靖州知州丘君慨以忠節大義當風鄉
開於是胥地大祠於鶴山之陽嗚呼忠孝天命也若宋
公之事克迪帝命徵焚於彭蠡則又其焯焯然者然人
之效忠身死則亦已矣公死而精靈氣魄固當與瑞之
山河土地胥配於無窮而其英風義槩激於人人凡為
臣者孰不益固其屏衛之心焉則公奚啻為瑞之城隍
爾也天之所以命公豈不偉哉

梁節婦傳

梁爲鄞舊族遭元末喪亂漸廢其貲業然世有文獻節婦邑之劉氏年二十七喪其夫某輒誓死不移然當是時舅姑既沒無伯叔之親生子甫再逾月煢煢孤嫠形影相吊敗垣之内草屋數椽不蔽風日節婦懼不能全常持刀自衛曰寇至即有死耳先世遺產曾不盈畝劬苦織紝不廢晝夜而饔飧常不繼宗族凋耗莫可恃賴唯西疇先生者方以學行重於鄉閭僅守其先業念節婦困悴則時使人存問往往捨己之養周其乏絕且爲教其子衡衡年十五六學頗有端緒即別授徒以其束

脩爲養然亦微甚恒不充衣食節婦嘗出汲水墮橋下度不能生忽若有傾懸深水中遂以手緣綆而上比登岸視之則未始有物也鬼神之護其節云年七十四以疾卒孫曰寅能世父家學每言其祖母事未嘗不掩涕云

前史官張邦奇曰余嘗聞節婦之子衡今所稱友蕭先生者親見其母備歷艱阨垂五十年欲聳於朝而未之能也會工部侍郎曾公賑饑于吾土爲書千餘言白公公壯其詞嘉其志下其事于有司有司見其卑微竟廢格不行夫婦人之完節處富勢者猶易而當孤貧者極

難乎以節婦事推之則知爲人所極難而見抑于有司不獲旌

朝廷之旌命湮沒不聞者天下豈少哉雖然旌命榮于一時而傳其事足以勸于後世予嘗從史官後知而不書是效尤當時之有司也

陳節婦傳

節婦王氏楚之攸縣人夫曰醫學訓科陳廷璋自京師投職還至武昌病卒節婦哀哭累絕水漿不入口七日時年僅二十二親屬或難其早寡則憮然怒曰吾惟及吾夫偕死爲快耳顧老姑垂白遺孤方在髫齔特用是

忍死朝夕柰何誘人入犬彘耶輒自髡以見志事其姑彭宜人恒得其歡心誨其子詰論嚴且有法敬慎勤約克裕厥家詰尋嗣父職以愿恪稱論殖學慕古由縣學生貢入冑監一時賢士大夫多與之交故節婦賢孝聞天下令南京吏部侍郎靜齋陳公福建參政霞山蔡公視學湖南時廉知其詳命郡縣覈實奏 聞

詔旌其門焉 太史氏曰予昔視學湖南覽江漢之詩而歎文王之化之遠也易家人曰利女貞女子之貞從一而終是也然居其常者恒易而當其變者誠難節婦處變而不失其常者也豈惟爲女子法哉有事君之責

者可以戚思矣論之尚賢好禮顯令譽於時厥亦有所本哉

近道齋呂翁傳

呂翁諱維忠字宗恕別號近道齋浙江鄞人也父欽爲沂水縣令性廉特遭讒棄官後以經學客授卒于閩翁扶柩歸葬如禮事繼母以孝稱母卒諸弟尚幼殫意撫恤竟立之始業進士有濟世之志已而家事萃身弗就歎曰命也吾聞先正有言苟弗用世必爲名醫獨非濟人術耶乃究心岐黃之學蘇枯解結每見奇効然苟利於物即已人之報弗報不爲計平居疏食羸服脩然

寒士及其奉賓祭豐家弗如嘗有所假貸後知債家力
弗能償焚削文契不復取責諸弟求分異慨歎累日至
于泣下勢不得已乃俛從之弘治甲子歲大疫仲弟維
孝夫婦患疫延被其家於是同族數十輩以疫能染人
皆畏避出次於外翁獨留不去親饋饘藥後出次者皆
病而翁及妻子數人顧卒無恙維孝夫婦死爲之經紀
其喪費皆出已貲焉正德庚辰九月五日卒年六十子
衍慶府學生有文行復慶述醫　太史氏曰昔鍾離意
爲會稽掾值歲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
藥多所全濟使呂翁者得用於時推是心也豈當下鍾

離氏哉然俗謂疫能染人若有鬼祟然者乃至棄捐其親規爲自全而卒亦不免吕翁友愛爲心其正氣固足自勝而明神佑善又或爲之擁呵其間宜乎沴氣之弗能鑠也世之盲於義命巧爲避就非徒無益而適以稔釁其卓然不爲利害所動而人已兩濟者豈獨于疫厲然耶若吕翁者可以監矣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八

錄

先考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洞雲府君

行錄

先公天性聰明而沉厚善晦坦而無任爲而無所匿毅居廣坐恭舒如一人有善亟稱之見人揚人之過卽愀然不樂不妄言笑不輕附和每羣衆喇諢紛逐而獨處之恬如也先大父東皐公剛嚴好禮博學工詩文先公親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皆背誦諳熟如流爲詩渾厚和平發諸天性與人未嘗交盻城府而臧否優

劣那列毫分莫可淆惑性術亦氣化觀徵發乎一種常若
有傷雖理新或從以鈎譏一嚴於貴乎一地亦非以陰兵
志周隨比頃遇獨長慮甚累謀其審主言主之可三毒無
所執至臨義利之界屹然甚嚴一不可少假於士有不當
意者後其子孫皆淫辜不說可某王者甚其辜不證也今
若此人胡可不存厚實某王伯其險淵然者今若此人
胡可不履平善指古今之變興亡之家之興衰而徵
諸經書於人於天洞如也故飭以義處命不膠俗習常
言數有乘除世多缺陷得喪榮辱超然不以屑意言太
身稱程明道言濟時稱韓魏公范文正公言避俗稱陶

淵明言自奉稀馬少游嘗題所居之柱曰天下爲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遇飽即休身外黃金無用物得閑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人多傳誦焉垣壁門楹觸目格言如孟子尊德樂義明道德勝才實勝名質勝文李延平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愛身明道修己俟時許魯齋若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但巧言令色求合則所合者可知等語率皆經傳要旨平生所深契久適而陰陽星曆子平地理風鑑等書靡不通曉然有以馭之聊適情焉而不以志殉有殉焉者則非之曰盡求諸心風水家不曰可遇不可求風鑑家不曰有心無相相逐

心生乎邦奇始在髫齔孱羸而暴悍先公不恐加撻惟隨事誨戒或書諸器物潛消而徐誘之故邦奇自幼別無師授行住坐卧得以耳熟典墳以早濫科第在翰林家書數至惟忠清公恕是訓既而邦奇上疏乞便養提學湖南懇請就養乃允居閒或時取試卷覆閱之間有弗及致詳者雖微必舉以戒出入必問其事當行記憶否某文移未完無遺漏否禁戢僕隸庭戶翛然非日用急需不許輒市歲除命隸攜金出市食物市肆方冗誤視直數倍而入焉亟召其人倍償之平生悅淥竹村先生之博雅邦奇為延致官邸日以詩歌相娛有雲竹唱

和集論事必稱古論道必原天未嘗作世俗語意僚見
者欽重稱嘆殆不容口久之謂邦奇曰汝五行弗和宜
姑退避正德己卯秋試畢遂奉親以歸越五載蒙
朝廷起官西蜀復曰歲行猶逆逆來而順受之庶可以
免逾年果以多難辭歸每邦奇酬應文字度已就稿輒
取讀之有不如意不遽言但沉吟再三以俟邦奇自悟
或請問乃命易焉財以能散爲富位以早謝爲高福以
不盡享爲備謂鈍爲利謂拙爲巧謂朴爲華居室悅其
卑者衣食安其疏糲者器物取其陋者有所貿易給於
人弗較人或失利即不憚數日或終身不能忘嘗赤日

蚓出觸熱石宛轉騰踊不能堪亟爲移之陰處沃以清水斷棘毀蕘當路徙擲之恐傷行者一草一木未嘗輕折正德庚午年五十一以邦奇秩滿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辛巳

今天子踐阼覃恩天下加四品風憲服色嘉靖庚寅日長至

圜丘禮成詔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自見叔父岫雲先生登第邦奇繼之前後三十餘年受封二十有二年清約之風無改於舊閒邦奇由國學轉吏部題之楹間云卿祿喜沾雙慶日家風要似未官時蓋以示子

姓折侈萌云郡屢請鄉飲僅一再至親朋請托辭謝不堪其煩署諸壁曰親友其方便我身心培養我廉恥扶持我名節一切公事幸勿相干始弱冠入縣學三試鄉闈弗偶遂絕意進取與諸父賡詠爲懽我大父早世惟大毋在昏定左右侍列篝燈論古今夜深乃退卒以爲常不喜飲酒遇親知雅集竟日不厭或時極懽然未嘗少縱也一切世味泊無所好惟山水之清幽竹樹之秀茂怡然樂而玩之每雨霽風和散步塍隴之間自言良苗懷新油油或或此中真樂人莫我知涼月墮庭則逍遙寂坐或踰夜分比將就寢猶睠睠若不能去晚復與鄉

閭親友礪齋吳大尹先生暨其弟鈍菴傚軒二先生靜山戴郡伯先生暨其姪野橋先生雲洲楊先生我叔父野雲先生東軒先生爲月會會必沾醉乃罷己丑八月六日七旬初度賓客交集夙興夜寐酬應不暇者幾再浹旬而無倦色人方以爲壽徵明年二月八日忽中風越數日愈而右手足舉移不能如平時矣邦奇聞之驚蠱思歸先公每以書慰諭謂飲食不減精神完固努力事

明主無懷內顧憂今江西提學副使惟靜宗叔時官南京見所爲詩而喜曰格律愈工可以沾遐算也盍吾宗

叔祖封儀制郎中棐軒公與先公莫逆故先公盛衰之
節提學君尤關情焉然邦奇以久離膝下思慕不寧辛
卯之歲圖以拜
表京師瞻
天之餘暫取便道省覲先遣家僮歸報先公喜動顏色
復書曰固吾意也二月二十四日僮還南京出門循言
氣體康適毋以我疾爲慮至二十六日卯刻對客飲食
忽若醉寐狀左右扶護呼號弗應二十九日未刻纊屬
三月十日族弟邦雍以太淑人命赴訃于南京邦奇哀
號殞絕痛不自勝竊惟先公崇德弗食其報上壽而不

省罪愆日積殃禍上延以遷至此極抱痛懷慚終天乎
已矣且葬張以我教不與焉若邦許則於恩於義奚以
復怙罔極之痛其尚忍言乎哉
上聞賜諭祭仍命有司營塟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塟
封港利嘉听祖營之坎張氏世居鄞之槎湖自元一處
士積德累善至我先公凡十世如珠貫璧連罔所疵纇
我曾祖諱純字孟粹別號一齋仁信有文見我祖東崖
公所爲傳我祖諱恍字汝誠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
侍郎祖妣梁氏贈太淑人先公諱時敏字日新別號渭
雲生天順 月辰享年七十有二配曰我母沈氏封淑人

冢嗣曰我先兄邦彥年二十六逆其弟婦今贈淑人王
氏之京病卒于開河我立嫂杨氏守節二十有七年矣
以男即邦奇居京時念兄禋未徵兄又乏嗣奉書請先
公圖之乃納庶毋董氏生邦詔邦禮邦奇同毋女弟二
人孟安仲安皆先卒慈溪縣學生裘稷同縣徐梗妹婿
也邦奇年四十有一生十子球先公命以爲兄後育于
嫂氏七齡而沒繼娶陸氏封淑人生子子中子釋子兆
今以子中後兄女四人邦詔娶陸氏生子子望邦禮聘
李氏所著有洞雲稿若干卷痛惟先公平生之德足以
平恕釋欲挽俗追古顧學成而不見知遇不獲以施於

時不肖如無邦奇又弗能勉繩一二大懼遂湮沒也以重罪疾躃踊之餘悲痛追錄以圖不忘而潰喪昏迷漏萬是懼所幸病骨少蘇尚期謹思備錄以請銘於大言君子庶潛德不泯而不孝之罪或得以少逭云

楝塘丈人錄

楝塘丈人世居四明之鄞城久之曰吾以稼隱盍就諸東徙三十里得古鄮之墟東吳小白寶幢諸澗會而西來紆縈舒肆映帶平陸其上鹿巘聳大蕭稷若屏丈人之廬面焉又鑿渠四周而繚以垣墉潴逶迤秀超若仙府然積勤些另乃克成因于植二楝于塘曰楝若木也吾

識吾心以示後人使味焉勿厭一棟離大門之左右埕
廢各數十武丈人課農之暇手一編對哦不置或時呼
子孫讀書其傍怡然聽之客至則琴奕觴詠惟所欲或
傍船而遊或升高而眺陶陶如也衡之仕彿應人恒遇
其棟塘游也目之曰棟塘丈人塘之上清風時來則柯
葉璆鳴與五鄉磬之泉聲如相應和繁花微吞香拂几
席既其墜也與六峰頳霞交翔川陸之間漁船樵艇往
來如織丈人於是益撫而樂之叩樹而歌歌曰坐棟東
西兮坐棟北南寒曝其陽兮燠則棲陰我思古人兮柴
桑竹林又曰邀遊棟塘兮詠歌甚豐味皆不厭兮以詒

無窮我思古人兮允膺之風以耕讀分授諸子俾業之伯子循義業進士擢監察御史器埶政績蟲蟲播聲聞而諸孫又嶄然頡出丈人再膺封典閭里歆艷而處之若無歲惟鄉飲一至公室甬川子曰昔王祜植槐以期後卒獲如志若丈人種棘以其光淡清約詒厥子孫不取必于顯榮而顯榮之道基焉賢於昔之人遠矣遂錄記之丈人李姓正華名本素字云

菽田子錄

菽田子越人家櫟陽乎楚之西琵流脩竹之外治田數畝藝菽其中凡大小荳菉豇稙烝稨之屬皆具菽田

予家貧缺產資生而孱弱且病不任耘淤菽可以為飯為糗為餈為酒為菹為醬江南之地不問騂剛赤緹埴壚鹹潟率以菽藝百穀之生恒資之其用廣而易生不待厚糞不煩力治故菽田予專藝菽然其治田有法變以水火根耔䋲芟不廢其功故其菽油油然生蕤蕤然茂也雨暑荷鋤相水除其蟲鼠驅其鳥雀牛羊雞豕之害稍暇手一編坐苣棚之陰諷誦終日興至則曳杖徜徉而歌歌曰我菽我藝兮我田我治世路紛紜兮孰知其岐又曰我田疁疁兮我菽旆旆優哉游哉兮維以卒歲所居東為村市足跡稀至人恒遇其菽田遊也號之

曰菽田子菽田子雖業農然聰警好古工史籀法世所傳李斯以下篆書數十家考據歷歷無遺濡毫落數紙皆逼古人蓋有以自娛超然無意於世然或時出疆輒名縉紳與之游張目論世故人情物態纚纚焉使人聽不厭然不數日輒歸菽田時甫川子退耕于野去其地甚近每相與聚首塍隴之間班荊而言稼穡菽田子曰菽雖易生然藝之有道畛防必飭溝澮必深治土必熟草其廣狹時而布之勿疏勿概視其濕燥而時節宣之任其自長去患菽者蔓者雜而鋤之勿使莠盤牽而擢之勿使湮鬱故吾菽不與他農等歲穫畝數釜以其半

易粟以食田雖尠數指無饑者雖吾子治稼其道豈異是哉用川子莞爾而嘆曰推子之説可以理天下豈獨治稼哉遂録記之菽田子何氏燁名叔明字云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八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九

祭文 三十首

辭文廟文

維人生之大閑曰去就與辭受未有不數嚴於斯而可
以入堯舜之道也嘗竊援於平生亦庶幾其不戾苟再
徒其相信而相師則所以闡揚
扶持之遺教者猶有在於既去之後也不然德義之歸
崇學孳孳焉較文藝而區先後也雖其明過離朱於類擬
乎奚救耶顧西蜀之多材實濟濟乎英秀凡其所與扐
而未成圖而未究者惟

聖靈其終佑之

先賢祠安神祭文

懿帝衰之在人兮式靈承之惟慶俗靡靡淇日偷苦莽狂攘而汨命砭膏肓以即康兮夭假手乎賢聖尋墜緒於千秋兮忽抽關而啓鑰闢蓁蕪使廓如兮卓示乎孝規矱粲遺經若日星兮乃夭民之先覺惟西梁之秀淑兮昔斯産而斯遊謳遺風之襲人兮靈連蜷而若語奉皐猷而設教兮萃多士以藏脩日窮養而達施兮嚮脩迹而操軌匪羣賢其曷師兮綽吾居而吾由靚堂宇之穆穆兮列明神之幽幽及新秋之爽塏兮率諸生而薦

虔願斯夕以瞻肅兮承嘉惠而日休

先賢祠時祭文

恭惟闡發六經式訓萬世道德功言海内所宗而西蜀諸郡則維經遊之地桑梓之鄉明神之眷顧有加而後學之瞻承尤切茲惟仲春秋謹以牲醴粢盛祇陳明薦

道德祠文

恭惟忠誠獻烈節義文章聲名昭揭乎四方而功德尤深於全蜀或靈儀在故墓邑勝書者書院告成多士雲集謹以牲薦綏我明神伏惟宜垂眷祐使咸迪有成不費

皇國以克嗣前猷

祭南嶽文

巍巍明神奠茲南服毓秀儲精群生萃育亭將
上命視學于茲夙夜勤惕質神無疑期育真才丕闡文
教亦越四載未覩成效效克用成資神之明嘉薦栓牲
言遊我誠惟神降靈懋簡忠貞楨我
皇明神其來寧

大旱禱銅盆浦龍文

維茲旱魃爲虐暑氣如焚川澤已積黃塵畝畝鞠爲枯
草麥自仲夏以及初秋老幼憂惶婦子悲歎謂田稻失

毀於去歲已昔聊生之無資備大役復繼于今秋實罹遭命之奄在且夫仰事俯育公賦私圖一夫之身百責攸萃雖在豐登之日猶防匱乏之虞身矻矻以經年心悶悶以望歲

上天何故而適我以旱下民何恃而弗神之

靈禀至陽之元精與大造而同體呼吸則雲雷奮聚轉移而雨澤滂沱柰何去三日之膏霖而不以救萬民之生命也耶脫或刑有寃濫事有蔽虧上下陰陽之和冥觸山川之怒則惟饕餮者之罪與肉食者之司固當溥電照之光別珠瑜而降命不宜爲崐岡之火并玉石以

俱焚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神靈必與之同心民黎以百穀爲命而神靈實惟其司命敢望鑒此非常之虐表我至迫之情奮九淵以隮層霄召豐隆而霈甘澍畎澮皆盈禾穋咸登改枯瘠爲充肥變悲號爲歌舞于以丕揚神化俾烝民感貺於無窮孰與其深卧重泉併幽明蘊積於遐邇也耶

祭風雲雷雨衙廟嶽山川林堂江湖文

某昔甘肅視學於茲三年矣公私之情非明神之所知耶家食數年而奉西蜀之命經涉險遠沿途因愆乃至不能寧處奈何而歸往一

官於十年之久携兩柩於萬里之途人事苦辛一至於此非明神之所矜耶幸自發程及此屢危復安寔寔謨持貫荷

神賜茲惟自荊徂越路循數千瞻望親闈歲聿其暮繼今以往終乘保祐使天時順際人事淸嘉紓兩地之戀陶集一門之康吉以副邦奇懇切祈望之情者非明神之所司耶敢以牲醴祇伸為告

告南京城隍廟文

奇等竊祿多愆上干天罰乃四月十有四日火起號舍延燹數十楹戒懼兢惕具疏請罪于

天子既而火災屢起則率六館師生齋戒省愆莫敢逞逸迴者智仁勇等號白晝之間猶復無故起火奇等深求内省莫知所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建太學百六十年翼勵休明之治海宇奠安而明神亦克享常祀實太學士是賴且諸生睽離綢井鼓篋而來遠者數千里其茹辛服勤之狀宜蒙矜佑於明神而回祿兆滅震驚我髦士明神寧得恝焉莫之省耶若奇等奉職無狀獲罪于天不可復赦則寧降灾厥躬無俾無祿窮儒濫罹殃孽若或無知鬼魅盜盛夏之氣淫用非襲明神因宜禁戒殄除俾諸生得以定

心肄業以副

明天子崇學育才之意明神亦永有依歸

辭成都府城隍廟文

卾奇不肖獲戾于神神降之罰情蹙事窮勢不能以不去非敢圖自暇而荒天工也神其亮之萬里而來朞年而去存心處事亦嘗有負於昔者之盟誓乎神其鑒之敢告

城隍廟祈晴文

禾旣黃茂淫雨日降將爲民災民乃戚咨羣工咸慄迺者荷神之惠雨則少止而陰雲緯繼歘烝未收竊惟湖

湘燕黎凋困極矣征賦科斂雜出於上守土者莫如之何勞瘁日夕思以少瘳瘡痍而民困滋甚所賴神之庥斯民也而又不于恤其將若何守土者有不竭心神寧降災厲躬毋濫及于百姓撥陰破霾日暄風散以登我嘉穀以惠我黎庶使永克享神神其實休

城隍廟謝晴文

時維長夏陰雨兼旬田將汙萊臣民咸感罔攸控辭辭于有神卜齋而淫雨息矢籲而天宇澄幽明感孚捷于桴鼓朋其筭之誠足浮天時實維明神誕憫元元降茲休祉笙鼓俎豆謹致微衷伏惟冥垂眷祐使雨暘時若

生民其來受神休

祭五祀文

當境土地　宮室　門戶　司行　司竈之神

日惟神典司生育利庇我人凡我一門之內舉獲康寧

惟神之德今茲歲除禮宜報祀謹以牲醴庶羞衍我明

神

祭晉都督陶公文

恭承乏於湖湘兮肅

王命以孳孳仰廟貌以承德兮感予衷之攸思謂勤事

爲俗流兮服田功而稱聖躬稼穡之稱賢兮彼皆灼知

夫天命方運愆以自勖兮孰知其志之苦也追嬉遊以肆誕兮與啣盃者伍也天仁覆以好生兮人體元而勤物子獨秉此明哲兮名耿耿其不沒禀神靈之如在兮歷千秋而歆祀惟明德之靡倫兮薦澄江之芳芷

寶慶祭濂溪先生文

嗚呼天道不言而成功知道者德修而不自以爲至而况敢暴諸人乎哉孟軻沒孔子之道支離決裂於管窺蠡測者之家微夫子道其或幾乎熄矣然而生長南服畝焉若無當時之人莫有能知之者是亦可謂甚悔焉矣而卒克倡明絕學于天下至于今是賴是豈非誠則

必形而了思乎費隱之論所以必驗而無惑者耶予獨慨夫今之矯厲之士曾莫旦夕施功而傲焉自以為有餘彼豈不聞夫子之風聲哉而莫知愧悔若此亦見其識淺而氣輕甘自棄而莫之顧也邪奇不敏承乏湖南有風教之責深懼學者務末而舍本忘內以事外以日湮泯乎夫子之道而間又或從而倡之嗚呼安得不重予夫子之思耶

當陽縣　祭胡文定公文

嘗讀春秋而歎先生闡明道義之功也邪奇猥以庸陋亦嘗若為辯說以暢筆削之本意於先生蓋微有異同

而王霸義利之大閑則固惟先生之言之是宗也况夫秉道嫉邪凛凛乎為國之忠藎冰蘗不足以為堅而泰山不足以為崇此又邦奇之所夙企而未慕竊欲以承高風而追遺蹤焉何必過先生之廟然後有以動予衷耶屬漳河之收潦瞻盛德之遺容方將使夫子之道復行于荆湖之間而未知所以振頽而發蒙徒宵晝以矻矻累歳月而奚庸願明神之黙佑承嘉惠以無窮

嶽麓書院祭朱文公文

嗚呼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之去水雖生必困人之

去道雖生必辱夫子承程氏之學發六經之奧義於千
古之昏衢以惠我後人厥功偉矣方其於撫湖南增修
書院多士盍簪文風聿振今去夫子三百有餘歲而士
學遂以乖離卑陋者諱言道學高明者假道以欺人譬
則魚方陸困而爲川泳之勢無益秪自苦耳恭惟夫子
勇智天成丕闡聖教迨及晚年猶以刊枝葉培本根爲
務今也舉世而誦夫子之言亦聞何以夫子之心者邪
邦奇不敏承乏湖南謬膺風教竊欲使讀前言者咸體
諸身欲速成者思篤其近士之趨實學者以資治世而垂
無窮以克慰夫子之靈而未得其術惟明神其默相之

寧鄉祭張南軒先生文

嗚呼道固形而上者也知道者非有所爲而後爲夫惟無所爲而爲則其用爲有本而默也無間於其微譬鬼神之無迹乃體物而不遺蓋道體其固然而聖賢惟天之是希嘅方今之貿貿恒役志於夸毗盖自儒有真僞雖賢如子夏猶慮其或謬而子獨超然其無疑會天人於一體析義利於毫釐是豈非振古之豪傑雖百世而猶思者邪惟德意之孚感靡存亡而或遠嗟同心之難得向明靈以陳辭

安鄉祭范文正公文

惟公利鈍成敗付之天是非予奪投諸人董吾道而必行志隨適而恒伸蓋未嘗謀利利及於後世未嘗計功功照于無窮在我者盡而天人感通固有不俟夫憧憧然者孰與泯泯棼棼于聲利之間誤人家國以及其躬者耶夫公私綫判于毫釐而利害天淵其不同揆往事其甚晰嗟後學之盲聾感方今而弔古將微公其孰從率諸生而薦酒動吾徒以遺風

黄陂祭二程先生文

嗚呼孰不可感維天之命孰不可矜維人之情吾嘗觀夫梏狹黎以入幽谷者不自知其勞且病也一日使之

逍遥乎閬風之顛以觀日月星辰之運行彼豈不快然如復得其生邪顧徃徃舍此以就彼非其情好也而惡亨蓋心失其道而踊躇煎熬以終其身不悟也斯不亦重可矜邪天將拯乎斯人之質質而畀二夫子以淑靈續千載之墜緒會妙道於遺經剪正路之蓁蕪呼昧者而使醒蓋真有以承天命而覺天民其功非區區者可得而並也今去二夫子未五百歲而茲土固二夫子之所生儼遺容其如在煥詞音之彰明固斯文之未晦胡後學之易零後迷迷而罔覺務口耳而遺行此固予心之所深憂而謭陋之質亦安能有以震聾而發育恭惟

夫子因時施教嘗自謂不當復待夫憤悱也則拳拳惻俗之心或將有以相予之未能

道州祭周元公文

嗚呼剛柔善中陰陽之會其體靜真罔有攸累去聖千載道墜於地上智挺生闡發幽秘無極之真如掌斯視自子迄今五百餘歲道孰干任利欲紛熾愚者沉淪賢者矯厲競徇目前於道日戾善而弗中子亦猶慮弗善柰何使我心痗道無形聲至隱而費體道之心謙冲恬易天何言哉煥發無旣嗟嗟淺夫乃甘暴棄羊質虎皮見草則嗜孰誠弗形徒使心愧子服下僚復自韜晦清

獻之賢加于盛氣矧其下者孰識其貴子於斯時心在萬世浮雲過前寧以胥意誦子之言敬惟其義曷存曷亡千載如契顧予謭陋欲奮猶躓謬膺湖湘風教之寄適子之邦濟濟英乂啓廸無方夙夜憂畏惟道之中守貴行利弗協于極匪予胡罪於昭明神眷兹多士默相予衷庶幾錫類

湘陰祭蘇孝子文

噫嗟淳古既邈悠兮慨兹民生日以偷兮物賄其依骨肉仇兮上帝不臧爲世憂兮降生仁賢恩義周兮仁以爲宮禮爲疇兮居之弗搖耨且收兮和風浹行鄉俗修

兮胡天弗佑不憖留兮芳聲庚庚死日休兮彼戔而偷生亦羞兮百爾君子盍相攸兮釋德與義靡善猷兮予司風教道是諆兮先生去矣孰輓其輀兮吁嗟倀倀予將焉求兮哀弔先生酹湘流兮侑以楚歌風南州兮

華容祭東山劉忠宣公文

邪奇游冠登第猶及見

先皇帝寵遇我公之日也公于時歷官垂四十年平生敦麗靖默惟佐著日恪罔求于人知

先皇帝于時臨御十有八年燭微慮遠將丕振鴻業來裕來世識公之深亦罔由于人言毋朝毋召公便殿諭

至移日

帝曰朕無惑邇言既乃心公曰

皇撫靖萬方自厥近肝膽洞照如家人父子縉紳之士

動色交慶嗚呼自昔以猜褱華之忠而堅僻倶厲精之

主如

先皇帝與公知遇自三代而後二千餘年乃一僅見而不

幸志未克施

先帝陟遐公亦以老去使天下臣民咨嗟痛恨至于今

嗚呼哀哉抑非

先帝不能知公之賢微公無以彰

先帝之聖進而忠誠猷略足以埀無窮退而若節淸風足以勵頽俗於公宜無復遺憾顧天於天下啓泰亨而來翊其成壽平格而來竟其用此則天下臣民所爲深疑焉者而後進之士於聞訃之餘尤不能不重爲天下悲焉

又代祭文

嗚嘗嘅夫君臣相知之難也或數百年或千餘年乃一僅見然相知矣或不能終將終矣而又或不能久屈待也以增天下臣民之傷嘅此於天意何如哉始公擧進士讀中秘書試官郎署文行政事已大爲有識所器重

及叅外服總

朝憲澤覃民物而名彰朝著之間已而拜大司馬謀猷

賛畫罄心竭慮家累不以隨自奉若寒士然而孜孜

國政靡或少間

先皇帝察其精忠日召至便殿議天下事樞機要握罔

不咨謀蓋倚公爲腹心而公亦自肺腑有懷必陳是寧

不足以保其有終矣哉當是時天下臣民想聞風聲欣

欣望唐虞之治而

先帝遂以賓天公亦遽以老矣嗚呼是豈非天下臣民

福澤之攸係歟爲恨可勝既哉公平生不事衣祿中有

定識一切毀譽禍福恬不爲動而惟恪位著憂民物忠

國家積實輝光遂以致知於

明聖雖不獲究公之志以老而高風碩望巍然山斗優

游林下又數年而壽考以終斯亦可以無復遺憾顧其

進退死生關氣運而感人情者則固非小故也某　等

奉

命有事湖湘日諷起居忽聞薨逝豈勝哀怛謹以稅羞

牲醴遥薦于靈輀之前而哭之以辭豈獨爲公戚也哉

祭西涯李文正公文

嗚呼功業文章古難兼得姚宋韓柳人有遺惜公之文

章遠追漢唐秉鈞二紀相業輝煌生而神靈歿猶騰聲
老而致政樂此昇平祿仕名壽生前身後既享極隆亦
垂不朽某等咸辱公知夙瞻山斗聞訃孔哀將此絮酒

又

嗚呼公之名動海內久矣而吾猶恨夫知公之希也
國家開太平貞元之氣交搆磅礴數十年乃發爲亨嘉
之會而公生焉神智天成不假人力自經書道術以及
乎百家衆技靡不通究文章詞翰極工且富以爲一代
宗而莫敢或尚焉者人固得而知之矣至其察始慮終
審微知著極力殫謀以陰裨乎世道公固不以言而人

慕未一窺以測也

先皇帝時民熙物豐百司庶府率由成憲公秉鈞軸

一事可見面因閒祈陳便殿所對几以益

謀八右得存亡者人未必聞其詳也及夫憸壬竊柄三

乙□□剛者獨秉老雅公于其間鎮以譽望之重感以

□□□紀左隄右防先縱後操以全上類而銷其萌者

□小□矣而人未或窺其際也已而致政家居身不接

匪人足不踰戶閾口不談時事　廬儵然蓋廡

夫猶一或不能及乃又掩于文章功業之盛而人或不

以名言信乎知公之深者亦或希矣其也雖未敢謂知

公抑屏公之見知巳非一日天下士聞公之沒雖邈不相識亦當爲之欷歔而不自禁况久受知愛者邪顧茲肅命遐方𨑒莫未由敢以腥爛遥薦奠恭之下而緘詞以聲予哀公尚有以知予之言乎嗚呼悲夫曩者予教閩及竊見詞翰之精以謂精力未艾固大壽乎格以佑我國家身雖巳退而所以備諮訪參謀議以係屬斯人之望者猶自有在方竊爲天下慶今也又安得不爲天下慟邪嗚呼悲夫

應城祭上蔡謝先生文

濟濟英俊鮮克有聞惟志弗强公迪果毅時萍時礪尚大孰當先克勍敵次及與國禦以金湯巍巍宮室秩秩堂陛肅肅門墻昔治茲土作我人斯亦孔之將身雖逝矣遺德遺言烈烈其芳子性選愞備于頻復欲進無方公何人也予何人也曷桼以商嘉薦清酤衎我明神曰篤不忘

襄陽祭龐德公文

公平生自食其力而風動百世坐而蠹賊其民者視公何如也薄薦溪毛食不償功

祭顧未齋閣老文

維公天挺風標嶽鍾靈秀大魁
帝廷褒然文囿遭逢
明聖右文崇儒經幄敷陳
天顏載愉課書中秘兩奉
璽書六載勤渠羣髦庶士
帝稱曰才陟之台階左右匡益謀猷誠諧強梁剛克燮
友柔懷以贊中興光于九垓
大猷于南留公居守煌煌
璽書公拜稽首辭王[illegible]成命[illegible]避居閩卒安乜維公
天不遐微疾

帝憂弗祥

勑問與居藥餌具將竟盡而逝

帝乃震傷恤典隆渥錫謚文康

三朝寵榮七十遐壽穹秩華勳光前裕後朞等接武

清朝同寅白首臨喪孔哀奠此卮酒

祭守備潘公文

逖矣朱方蘊隆磅礴公生其間魁梧卓犖貢于中禁夙

號專良出居藩輔象服孔章春盎麋城波恬鯨海嶺表

既清荊邦樂愷

天子曰咨予懋乃庸陟爾仔肩以私爾恭奕奕鍾山滔

洎江漢王業攸基汝往其貞公展維約亦寛以慈不震不擾軍民懷之我來覲公恢乎胥膽秩秩話言温温容色庶幾寅協共翊隆平胡盡而逝戚我黙忝寵澤髫年暨于大耋七十六載日露渥洽純嘏爾常考終清世薦酒陳辭靈其來慰

祭少傅木齋謝公文

啇昔弱冠躡屩龍門奬我育我誨我維勤公時朝端百辟仰止風儀巍然見者畏喜

孝皇上賓公乃勇退邦國如空聞者憂畏爕理之績啓沃之功剛大之節貞素之風誰則無之維公盛徳在野

在朝人受其益位躋極品寵隆
四朝子姓詵詵麟趾鳳毛年登大耋crop令終完名純
嘏誰則如公公今逝矣海內悲思老成凋喪典刑從之
奇也受知垂三十祺亦及令子誤嘗附驥奔喪南還聞
訃占盧匍匐就奠有淚沾襟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九